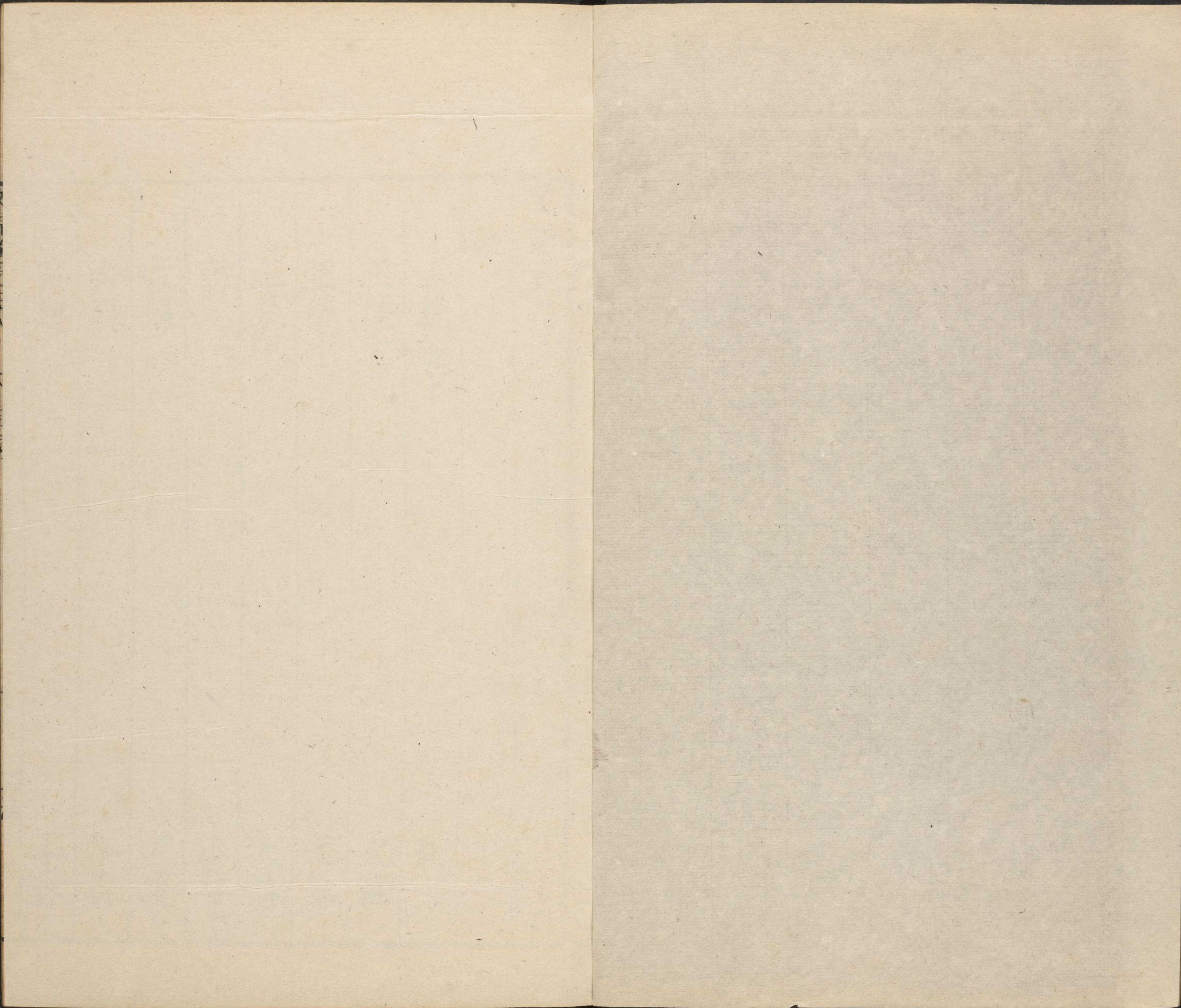


T 5238.07/0623

10



文編卷之二十八目錄

論

正統論下

正統上

正統中

正統下

商

六國

六國

燕趙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歐

大蘇

大蘇

大蘇

小蘇

轍

老蘇

小蘇

小蘇

秦一

大蘇

秦二

大蘇

漢

小蘇

三國

小蘇

蜀

小蘇

晉

小蘇

隋

小蘇

唐

小蘇

唐論

曾鞏

五代

小蘇

北狄

小蘇

西南夷

小蘇

西戎

小蘇

文編卷之二十八 論

武進 荆川唐順之應德甫 選批

丹陽 門人姜 寶 廷善 編次

知福州府塾江湖 帛 子行 校刊

辨 正統論下 歐

凡為正統之論者皆欲相承而不絕至其斷而不屬則猥以假人而續之是以其論曲而不通也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堯舜夏商周秦漢唐是也始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夫一天下而居上則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可矣晉隋是也

天下大亂其上無君僭竊並興正統無屬當是之時奮然而起並爭乎天下有功者彊有德者王威澤皆被於生民號令皆加乎當世幸而以大并小以彊兼弱遂合天下於一則大且彊者謂之正統猶有說焉不幸而兩立不能相并考其迹則皆正較其義則均焉則正統者將安予奪乎東晉後魏是也其或終始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於一則可謂之正統乎魏及五代是也然則有不幸而丁其時則正統有時而絕也故正統之序上自堯舜歷夏商周秦漢而絕晉得之而又絕隋唐得之而又絕自堯舜以來三絕而

復續惟有絕而有續然後是非公予奪當而正統明然諸儒之論至於秦及東晉後魏五代之際其說多不同其惡秦而黜之以爲閏者誰乎是漢人之私論溺於非聖曲學之說者也其說有三不過曰滅棄禮樂用法嚴苛與其興也不當五德之運而已五德之說可置而勿論其二者特始皇帝之事爾然未原秦之本末也昔者堯傳於舜舜傳於禹夏之衰也湯代之王商之衰也周代之王周之衰也秦代之王其興也或以德或以功大抵皆乘其弊而代之初夏世衰而桀爲昏暴湯救其亂而起稍治諸侯而誅之其書

曰湯征自葛也是其後卒以攻桀而滅夏及商世衰而紂爲昏暴周之文武救其亂而起亦治諸侯而誅之其詩所謂崇密是也其後卒攻紂而滅商推秦之興其功德固有優劣而其迹豈有異乎秦之紀曰其先大業出於顓頊之苗裔至孫伯翳佐禹治水有功唐虞之間賜姓嬴氏及非子爲周養馬有功秦仲始爲命大夫而襄公與立平王遂受岐豐之賜當是之時周衰固已久矣亂始於穆王而繼以厲幽之禍平王東遷遂同列國而齊晉上入侯魯衛同姓擅相攻伐共起而弱周非獨秦之暴也秦於是時旣平犬夷因

取周所賜岐豐之地而穆公以來始東侵晉地至於河盡滅諸戎拓國千里其後關東諸侯強僭者日益多周之國地日益蹙至無復天子之制特其號在爾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周之君臣稽首自歸於秦至其後世遂滅諸侯而一天下此其本末之迹也其德雖不足而其功力尚不優於魏晉乎始秦之興務以力勝至於始皇遂悖棄先王之典禮又自推水德益任法而少恩其制度文爲皆非古而自是此其所以見黜也夫始皇之不德不過如桀紂桀紂不廢夏商之統則始皇未可廢秦也其私東晉之論者曰周遷而

東晉

東天下遂不能一然仲尼作春秋區區於尊周而黜
吳楚者豈非以其正統之所在乎晉遷而東與周無
異而今黜之何哉曰是有說焉較其德與迹而然耳
周之始興其來也遠當其盛也規方天下為大小之
國衆建諸侯以維王室定其名分使傳子孫而守之
以為萬世之計及厲王之亂周室無君者十四年而
天下諸侯不敢僥倖而窺周於此然後見周德之深
而文武周公之作真聖人之業也况平王之遷國地
雖蹙然周德之在人者未戩而法制之臨人者未移
平王以子繼父自西而東不出王畿之內則正統之

在周也推其德與迹可以不疑矣夫晉之為晉與乎周
之為周也異矣其德法之維天下者非有萬世之計
聖人之業也直以其受魏之禪而合天下於一推較
其迹可以曰正而統耳自惠帝之亂至於愍懷之間
晉如綫爾惟嗣君繼世推其迹曰正焉可也建興之
亡晉於是而絕矣夫周之東也以周而東晉之南也
豈復以晉而南乎自愍帝死賊庭琅邪起江表位非
嗣君正非繼世徒以晉之臣子有不忘晉之心發於
忠義而功不就可為傷已若因而遂竊正統之號其
可得乎春秋之說君殺而賊不討則以為無臣子也

使晉之臣子遭乎聖人適當春秋之誅况欲干天下之統哉若乃國已滅矣以宗室子自立於一方卒不能復天下於一則晉之琅邪與夫後漢之劉備五代漢之劉崇何異備與崇未嘗為正統則東晉可知焉耳其私後魏之論者曰魏之興也其來甚遠自昭成建國改元承天下元魏衰弊得奮其力並爭乎中國七世至於孝文而去夷即華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亂然後修禮樂興制度而文之考其漸積之基其道德雖不及於三代而其為功何異王者之興今特以其不能并晉宋之一方以小不備而黜其大功不得承百

王之統者何哉曰實諸聖人而不疑也今為魏說者不過曰功多而國疆耳此聖人有所不與也春秋之時齊桓晉文可謂有功矣吳楚之僭迭疆於諸侯矣聖人於春秋所尊者周也然則功與疆聖人有所不取也論者又曰秦起夷狄以能滅周而一天下遂進之魏亦夷狄以不能滅晉宋而見黜是則因其成敗而毀譽之豈至公之篤論乎曰是不然也各於其黨而已周秦之所以興者其說固已詳之矣當魏之興也劉淵以匈奴慕容以鮮卑符生以氐弋仲以羌赫連秃髮石勒李龍之徒皆四夷之雄者也其力不足

者弱有餘者疆其最疆者符堅當堅之時自晉而外
天下莫不爲秦休兵革興學校庶幾刑政之方不幸
未幾而敗亂其又疆者曰魏自江而北天下皆爲魏
矣幸而傳數世而後亂以是而言魏者纔優於符堅
而已豈能干正統乎五代之得國者皆賊亂之君也
而獨僞梁而黜之者因惡梁者之私論也唐自僖昭
以來不能制命於四海而方鎮之兵作已而小者并
於大弱者服於疆其尤疆者朱氏以梁李氏以晉共
起而窺唐而梁先得之李氏因之五代借名討賊以與梁
爭中國而卒得之其勢不得不以梁爲僞也而繼其

後者遂因之使梁獨被此名也夫梁固不得爲正統
而唐晉漢周何以得之今皆黜之而論者猶以漢爲
疑以謂契丹滅晉天下無君而漢起太原徐驅而入
汴與梁唐晉周其迹異矣而今乃一槩可乎曰較其
心迹小異而大同爾且劉知遠晉之大臣也方晉有
契丹之亂也竭其力以救難力所不勝而不能存晉
出於無可柰何則可以少異乎四國矣漢獨不然自
契丹與晉戰者三年矣漢獨高拱而視之如齊人之
視越人也卒幸其敗亡而取之及契丹之北也以中
國委之許王從益而去從益之勢雖不能存晉然使

忠於晉者得以奉之可以冀於有爲也漢乃殺之而後入以是而較其心迹其異於四國者幾何矧皆未嘗合天下於一也其於正統絕之何疑

正統上

大蘇

正統者何耶名耶實耶正統之說曰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不幸有天子之實而無其位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德是一人者立於天下天下何正何一而正統之論決矣正統之爲言猶曰有天下云爾人之得此名而又得此實也夫何議天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聖人於此不得已焉而不以實傷名而名卒不能傷實故名輕而實重不以實傷名故天下不爭名輕而實重故天下趨於實天下有不肖而曰吾賢者矣未有賤而曰吾貴者也天下之爭自賢不肖始聖人憂焉不敢以亂貴賤故天下知賢之不能奪貴天下之貴者聖人莫不從而貴之恃有賢不肖存焉輕以與人貴而重以與人賢天下然後知貴之不如賢知賢之不能奪貴故不爭知貴之不如賢故趨於實使天下不爭而趨於實是亦足矣正統者名之所在焉而已名之所在而不能有益乎其人而後名輕名輕而後實重吾欲

重天下之實於是乎名輕正統聽其自得者十曰堯舜夏商周秦漢晉隋唐序其可得者亦以存教曰魏梁後唐晉漢周使夫堯舜三代之所以爲賢於後世之君者皆不在乎正統故後世之君不以其道而得之者亦無以爲堯舜三代之比於是乎實重

正統中

數段辨去

大蘇

正統之論起於歐陽子爲霸統之說起於章子二子之論吾與歐陽子故不得不與章子辨以全歐陽子之說歐陽子之說全而吾之說又因以明章子之說曰進秦梁失而未善也進魏非也是章子未知天名實之所在也夫所謂正統者猶曰有天下云爾正統者果名也又焉實之知視天下之所同君而加之又焉知其他章子以爲魏不能一天下不當與之統夫魏雖不能一天下亦無有如魏之疆者吳雖存非兩立之勢柰何不與之統章子之不絕五代也亦徒以爲天下無有與之敵者而已今也絕魏魏安得無辭哉正統者惡夫天下之無君而作也故天下雖不合於一而未至乎兩立者則君子不忍絕之於無君且夫德同而力均不臣焉可也今以天下不幸而不合於一德旣無以相過而弱者又不肯臣乎疆於是焉

而不與之統亦見其重天下之不幸而助夫不臣者也章子曰鄉人且耻與盜者偶聖人豈得與篡君同名哉吾將曰是鄉人與是爲盜者民則皆民也士則皆士也大夫則皆大夫也則亦與之皆坐乎苟其勢不得不與之皆坐則鄉人何耻耶聖人得天下篡君亦得天下顧其勢不得不與之同名聖人何耻耶吾將以聖人耻夫篡君而篡君又焉能耻聖人哉章子曰君子大居正而以不正人居之是正不正之相去未能相遠也且章子之所謂正者何也以一身之正爲正耶以天下有君爲正耶一身之正是天下之私

正也天下有君是天下之公正也吾無取乎私正也天下無君篡君出而制天下湯武旣沒吾安所取正哉故篡君者亦當時之正而已章子曰祖與孫雖百歲而子五十則子不得爲壽漢與晉雖得天下而魏不能一則魏不得爲有統吾將曰其兄四十而死則其第五十爲壽弟爲壽乎其兄魏爲有統乎當時而已章子比之婦謂舅嬖妾爲姑吾將曰舅則以爲妻而婦獨柰何不以爲姑乎以妾爲妻者舅之過也婦謂之姑盖非婦罪也舉天下而授之魏晉是亦漢魏之過而已矣與之統者獨何罪乎雖然歐陽子之論

猶有異乎吾說者歐陽子之所與者吾之所與也歐
陽子之所以與之者非吾所以與之也歐陽子重與
之而吾輕與之且其言曰秦漢而下正統屢絕而得
之者少以其得之者少故其爲名甚尊而重也嗚呼
吾不喜夫少也幸而得之者少故有以尊重其名不
幸而皆得歐陽子其敢有所不與耶且其重之則其
施於篡君也誠若過然故章子以啓其說夫以文王
而終身不得以魏晉梁而得之果其爲重也則文王
將有愧於魏晉梁焉必也使夫正統者不得爲聖人
之盛節則得之爲無益得之爲無益故雖舉而加之

篡君而不爲過使夫文王之所不得而魏晉梁之所
得者皆吾之所輕者也然後魏晉梁無以愧文王而
文王亦無所愧於魏晉梁焉

正統下

大蘇

始終得其正天下合於一是二者必以其道得之耶
亦或不以其道得之耶病乎或者之不以其道得之
也於是乎舉而歸之名歐陽子曰皆正統是以名言
者也章子曰正統又曰霸統是以實言者也歐陽子
以名言而純乎名章子以實言而不盡乎實章子之
意以霸統重其實而不知實之輕自霸統始使天下

之名皆不得過乎實者固章子意也天下之名果不
過乎實也則吾以章子爲過乎聖人聖人不得已則
不能以實傷名而章子則能之且吾豈不知居得其
正之爲正不如至公大義之爲正也哉蓋亦有不得
已焉耳章子之說吾將求其備堯舜以德三代以德
與功漢唐以功秦隋後唐晉漢周以力晉梁以弒不
言魏者因章子之說而與之辨以實言之則德與功
不如德功不如德與功力不如功弒不如力是堯舜
而下得統者凡更四不如而後至於晉梁而章子以
爲天下之實盡於其正統霸統之間矣歐陽子純乎

名故不得實之所止章子雜乎實故雖晉梁弒君之
罪天下所不容之惡而其實用不過乎霸彼其初得
正統之虛名而不測其實罪之所至也章子則告之
曰爾霸者也夫以弒君得天下而不失爲霸則章子
之說固便乎篡者也夫章子豈曰弒君者其實止乎
霸也哉蓋已舉其實而晉之名雖欲復加之罪而不
可得也夫王者沒而霸者有功於天下吾以爲在漢
唐爲宜必不得已而秦隋後唐晉漢周得之吾猶有
憾焉柰何其舉而加之弒君之人乎嗚呼吾不惜乎
名而惜乎實也霸之於王也猶兄之於父也聞天下

之父嘗有曰堯者而曰必堯而後父少不若堯而降
爲兄則瞽鯀懼至僕妾焉天下將有降父而至於僕
妾者無怪也從章子之說者其弊固至乎此也故曰
莫若純乎名純乎名故晉梁之得天下其名曰正統
而其弑君之實惟天下後世之所加而吾不爲之齊
重焉於是乎晉梁之惡不勝誅於天下實於此反不
重乎章子曰堯舜曰帝三代曰王夏曰氏商周曰人
古之人輕重其君有是也以爲其霸統之說夫執聖
人之一端以藉其口夫何說而不可吾亦將曰孔子
刪書而虞夏商周皆曰書湯武王伯禽秦穆公皆曰
誓以爲皆曰正統之說其誰曰不可聖人之於實也
不傷其名而後從之帝亦天子也王亦天子也氏亦
人也人亦氏也夫何名之傷若章子之所謂霸統者
傷乎名而喪乎實者也

商

小蘇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
衰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
而已夫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於周周之賢君
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歲其故何也蓋
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馴擾剛彊

文編卷之二十一
論
之民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
父子相愛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
之道以揉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取之志故其
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爲至弱
之國何者優柔而易可以爲久而不可以爲彊也若
夫商人之所以爲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嘗試求之詩
書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
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爲商
人之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剛彊不屈之俗
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至其敗也一散而

不可復止蓋物之彊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
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於不勝彊者易以折而其末
也乃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
振也嗚呼聖人之慮天下亦有所就而已不能使之
無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彊能以自振而不能以及
遠此二者存乎其後世之賢與不賢矣太公封於齊
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周公治魯
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寢衰矣夫尊賢尚功則近
於彊親親尊尊則近於弱終之齊有田氏之禍而魯
人困於盟主之令蓋商之政近於齊而周公之所以

治周者其所以治魯也故齊疆而魯弱魯未亡而齊亡也

書稱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蓋伊尹耕於莘野既以處士從湯矣及其適夏非其私行也湯必與知之其君臣之心以爲從湯伐桀以濟斯世不若使伊尹事桀以止其亂雖使夏不亡商不興無憾也及其不可復輔於是捨而歸耳其後文王事紂亦身爲之三公至將囚而殺之然後棄之而西蓋湯之於桀文王之於紂其不欲遽奪之者如此此其所以爲湯文王而後世之所不及也

六國

老蘇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疆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予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

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疆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爲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爲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

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嚮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爲秦大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爲國者無使爲積威之所劫哉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天下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六國

小蘇

嘗讀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衆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於滅亡常爲之深思遠慮以爲必有可以自安之計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疎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郊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野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昔者范雎用於秦而收韓商鞅用於去余而收魏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

兵以攻齊之剛壽而范雎以爲憂然則秦之所忌者可見矣秦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於前而韓魏乘之於後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間此豈知天下之勢邪委區區之韓魏以當疆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韓魏折而入於秦然後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籍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

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於其間矣以
四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使韓魏無東顧之憂而
爲天下出身以當秦兵以二國委秦而四國休息於
內以陰助其急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爲
哉不知出此而乃貪疆場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
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人
得伺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

燕趙

小蘇

昔者三代之法使天下立學校而教民行鄉民飲酒
之禮於歲之終田事既畢卽會其鄉黨之耆老設其

籩豆酒食之薦而天子之大夫親爲之行禮蓋以爲
田野之民裸裎其股肱而勞苦其筋力長幼雜作以
趨一時之利習於鄙野之俗而不知孝悌之節頑嚚
無耻不可告語而易與爲亂是以因其休息而教之
以禮使之有所不忘於其心故三代之民雖耕田荷
任之賤其所爲者甚鄙而其中必有所守其心甚朴
而亦不至於無知以犯非義何者其上之人不以爲
鄙而不足教而其民亦喜於爲善也至於後世之衰
天下之民愚者不知君臣父子之義而天下之風俗
日已敗亂今夫輕揚而剽悍好利而多變者吳楚之

俗也勁勇而沉靜椎鈍而少文者燕趙之俗也以輕揚剽悍之人而有好利多變之心無三代王者之化宜其起而爲亂矣若夫北方燕趙之國其勁勇沉靜者可以義動而椎魯少文者可以信結也然而燕趙之間其民常至於自負其勇以爲盜賊無以異於吳楚者何也其勁勇近於好亂而其椎魯近於無知上失其道而燕趙之良民不復見於當世而其暴戾之夫每每亂天子之治仲尼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故古之聖人止亂以義止盜以義使天下之人皆知父子君臣之義而誰與爲亂

哉昔者唐室之衰燕趙之人八十年之間四百戰以秦賊臣竭力致死不顧敗亡以抗天下之仇而以爲忠臣義士之所當然當此之時燕趙之士唯無義也故舉其忠誠專一之心而用之天下之至逆以拒天下之至順而不知其非也孟子曰無常產而有常心者唯士爲能若民則無常產因無常心放僻邪侈無不爲已故夫燕趙之地常苦夫士大夫之寡也

秦一

大蘇

秦始皇帝十八年取韓二十二年取魏二十五年取趙取楚二十六年取燕取齊初

并天下

蘇子曰秦并天下非有道也特巧耳非幸也然吾以爲巧於取齊而拙於取楚其不敗於楚者幸也嗚呼秦之巧亦創智伯而已魏韓肘足接而智伯死秦知創智伯而諸侯終不知師魏韓秦并天下不亦宜乎齊湣王死法章立君王后佐之秦猶伐齊也法章死王建立六年而秦攻趙齊楚救之趙乏食請粟於齊而齊不予秦遂圍邯鄲幾亡趙趙雖未亡而齊之亡形成矣秦人知之故不加兵於齊者四十餘年夫以法章之才而秦伐之建之不才而秦不伐何也太史

公曰君王后事秦謹故一不被兵夫秦欲并天下耳豈以謹故置齊也哉吾故曰巧於取齊者所以大慰齊人之心而解三晉之交也齊秦不兩立秦未嘗須臾忘齊也而四十餘年不加兵者豈其情乎齊人不悟而與秦合故秦得以其間取三晉三晉亡齊蓋岌岌矣方是時猶有楚與燕也三國合猶足以拒秦秦大出兵伐楚伐燕而齊不救故二國亡而齊亦虜不閱歲如晉取虞虢也可不謂巧乎二國旣滅齊乃發兵守西界不通秦使嗚呼亦晚矣秦初遣李信以二十萬人取楚不克乃使王翦以六十萬攻之蓋空國而

戰也使齊有中主具臣知亡之無日而掃境以伐秦以久安之齊而入厭兵空虛之秦覆秦如反掌也吾故曰拙於取楚然則柰何曰古之取國者必有數如取齧齒也必以漸故齒脫而兒不知今秦易楚以爲是齧齒也可拔遂抉其口一拔而取之兒必傷吾指必齧故秦之不亡者幸也非數也吳爲三軍迭出而肆楚三年而入郢晉之平吳隋之平陳皆以是物也惟符堅不然使取士知出此以百倍之衆爲迭出之計雖韓白不能支而况謝玄牢之之流乎吾以是知二秦之一律也始皇幸而堅不幸耳

秦二

大蘇

秦初并天下丞相綰等言燕齊荆地遠不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群臣皆以爲便廷尉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其衆然後屬䟽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之靈天下初

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
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

守尉監

提此二句乃有統紀

蘇子曰聖人不能為時亦不失時時非聖人之所能
為也能不失時而已三代之興諸侯輕無罪不可奪削
因而君之雖欲罷侯置守可得乎此所謂不能為時
者也周衰諸侯相并齊晉秦楚皆千餘里其勢足以
建侯樹屏至於七國皆稱王行天子之事然終不封
諸侯不立疆家世卿者以魯三桓晉六卿齊田氏為
戒也久矣世之畏諸侯之禍也非獨李斯音奇始皇知之

始皇既并天下分郡邑置守宰理固當然如冬裘夏

葛時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獨見也所謂不失時者而

學士大夫多非之漢高帝欲立六國後張子房以為

不可世未有非之者李斯之論與子房何異世特以

成敗為是非耳高帝聞子房之言吐哺罵酈生知諸

侯之不可復明矣然卒王韓彭英盧豈獨高帝子房

亦與焉故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昔之論

封建者曹元首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魏徵李百藥

顏師古其後有劉秩社佑柳宗元宗元之論出而諸

子之論廢矣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故吾取其說而

不用子厚舊意

附益之曰凡有血氣必爭爭必以利利莫大於封建
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始也自書契以來臣弑其君
子弑其父父子兄弟相賊殺有不出於襲封而爭位
者乎自三代聖人以禮樂教化天下至刑措不用然
終不能已篡弑之禍至漢以來君臣父子相賊害者
皆諸侯王子孫其餘卿大夫不世襲者蓋未嘗有也
近世無復封建則此禍幾絕仁人君子忍復開之歟
故吾以為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為萬世法
也

漢

小蘇

古之聖人制為君臣之分天子以其一身立乎天下
之上安受天下之奉已而不辭天下之人奇才壯士
爭出其力以自盡於天子之下而無所逃遁此二者
何為如此也天下之事固其賢者為之也仁人君子
盡其心以制天下之事而無所不成武夫猛士竭其
力以翦天下之暴亂而無所不定此其類非不智且
勇也然而不得其君則其心常鯁鯁然曠四海而不
能以自安功成事立缺然反顧而莫之能受是以天
下之賢才其才雖足以取之而常喜天下之有賢君
者利其有以受之也蓋古之人君收天下之英雄而

不失其心故天下皆爭歸之而英雄之士因其君之
資以用力於天下功成求得而不敢爲背叛之操故
上下相守而可以至於無窮惟其君臣相戾而不能
以相用君以爲無事乎其臣臣以爲無事乎其君君
無所用以至於天下之不親臣無以用之以至於惛
惛而無所底麗而天下始大亂矣且彼不知夫天下
之意也天下之人皆人臣也而誰能以相從惟其因
天子之權而用之是以雖其比肩之人而莫敢抗彼
見天下之莫吾抗也則以爲天下之畏我而不知已
之戴君之威而行也故或狃天下之畏已而反以求

去其君其君旣去而天下之人孰畏而不爲變哉昔
者西漢之衰王莽竊取其人君之權而執之以求取
其天下方其執之而禾取也天下不知其將取之是
以俛首而奉其所爲何者天下之心猶以爲漢後之
也至於天下在莽而其英雄之士遂起而共攻之不
數年而莽以大敗何者天下不服無漢之王莽也其
後東漢之亂獻帝奔走於草莽之中曹操出之以爲
帝王當是之時天下已無漢矣而唯曹氏之爲聽然
天下之英雄猶以爲名皆起而爭之終曹公之身而
不能以自安猶幸其當時之人皆知漢之天下已去

而操收之也是以心服曹氏而安爲之臣故孔子曰
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
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
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蓋天下之
情居下而干其上之政者以爲已之享其利也而不
知天下之爭心皆將囂然而不平是以其素所服者
愈狹則其失之也愈速何則其不平者衆也故曰祿
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而三桓之子
孫微矣嗚呼公室旣微則三桓之子孫天下之所謂
宜盛者也而終以衰弱而不振則夫君臣之分可知
也已

三國

小蘇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
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
用也夫唯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蠶
起而難平蓋嘗聞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
不智不勇而後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悲夫世之
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幸耶漢高祖唐太宗是以
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
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

猝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擾而不足以相
斃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帝之事制之者也昔
者項籍乘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咄嗟咤叱
駕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
至天下之人以為遂無漢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
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得進其頑鈍椎魯足以為
笑於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
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所耗竭而其智慮久
而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用其所長以
制我於一時而我閉門而世之使之失其所求逡巡

求去而不能去而項籍固已憊矣今夫曹公孫權劉
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人
也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唯智短
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
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脫胎蓋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
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
道有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收信
越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銳剛猛之氣而
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三事者三國之君其
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

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爲椎魯而不能純欲爲果銳而不能達二者交戰於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爲而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尚也嗟夫方其奔走於二袁之間困於呂布而狼狽於荊州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唯漢高帝爲不可及也夫

蜀

相形

小蘇

匹夫匹婦天下之所易也武夫任狹天下之所畏也天下之人知夫至剛之不可屈而不知夫至柔之不可犯也是以天下之亂常至於漸深而莫之能止蓋其所畏者愈驕而不可制而其所易者不得志而思以爲亂也秦晉之勇蜀漢之怯怯者重犯禁而勇者輕爲姦天下之所知也當戰國之時秦晉之兵彎弓而帶劍馳騁上下咄嗟叱咤蜀漢之士所不能當也然而天下旣安秦晉之間豪民殺人以報仇讎椎埋發冢以快其意而終不敢爲大變也蜀人畏吏奉法俯首聽命而其匹夫小人意有所不適輒起而爲亂

其故何也觀其平居無事盜入其室懼傷而不敢校此非有好亂難制之氣也然其弊常至於大亂而不可救則亦優柔不決之俗有以啓之耳今夫秦晉之民倜儻而無所顧負力而傲其吏吏有不善而不能以有容也叫號紛呶奔走告訴以爭毫釐曲直之際而其甚者至有懷刃以賊其長吏以極其忿怒之節如是而已矣故夫秦晉之俗有一朝不測之怒而無終身戚戚不報之怨也若夫蜀人辱之而不能競犯之而不能報循循而無言忍詬而不驟發也至於其心有所不可復忍然後聚而爲群盜散而爲大亂以

發其憤憾不洩之氣故雖秦晉之勇而其爲亂也志近而禍淺蜀人之怯而其爲變也怨深而禍大此其勇怯之勢必至於此而無足怪也是以天下之民惟無怨於其心怨而得償以快其怒則其爲毒也猶可以少解惟其鬱鬱而無所洩則其爲志也遠而其毒深故必有大亂以發其怒而後息古者君子之治天下疆者有所不憚而弱者有所不侮蓋爲是也書曰無虐憚獨而畏高明詩曰不侮鰥寡不畏疆禦此言天下之匹夫匹婦其力不足以與敵而其智不足以與辯勝之不足以爲武而徒使之怨以爲亂故也嗟

夫安得斯人者而與之論天下哉

晉

小蘇

御天下有道體之以安動之以勞使之安居而能勤
逸處而能憂其君子周旋揖讓不失其節而能耕田
射御以自致其力平居習爲勉彊而去其惰傲厲精
而日堅勞苦而日彊冠冕佩玉之人而不憚執天下
之大勞夫是以天下之事舉皆無足爲者而天下之
匹夫亦無以求勝其上何者天下之亂蓋常起於上
之所憚而不敢爲天下之小人知其上之有所憚而
不敢爲則有以乘其間而致其上之所難夫其上之

所難者豈非死傷戰鬪之患匹夫之所輕而士大夫
之所不忍以其身試之者耶彼以死傷戰鬪之患邀
我而不能應則無怪乎天下之至於亂也故夫君
子之於天下不見其所畏求使其所畏之不見是故
事有所不辭而勞苦有所不憚昔者晉室之敗非天
下之無君子也其君子皆有好善之心高談揖讓泊
然冲虚而無慷慨感激之操大言無當不適於用而
畏兵革之事天下之英雄知其所忌而竊乘之是以
顛沛隕越而不能以自存且夫劉聰石勒王敦祖約
此其姦詐雄武亦一世之豪也譬如山林之人生於

文編卷之二十一
論
草木之間大風烈日之所咻而雪霜饑饉之所勞苦
其筋力骨節之所嘗試者亦已至矣而使王衍王導
之倫清談而當其衝此譬如千金之家居於高堂之
上食肉飲酒不習寒暑之勞而欲以之捍禦山林之
勇夫而求其成功此固姦雄之所樂攻而無難者也
是以雖有賢人君子之才而無益於世雖有盡忠致
命之意而不救於患難此其病起於自處太高而不
習天下之辱事故富而不能勞貴而不能治蓋古之
君子其治天下爲其甚勞而不失其高食其甚美而
不棄其糲使匹夫小人不知所以用其勇而其上不
失爲君子至於後世爲其甚勞而不知以自復而爲
秦之彊食其甚美而無以自實而爲晉之敗夫甚勞
者固非所以爲安而甚美者亦非所以自固此其所
以喪天下之故也哉

隋

小蘇

人之於物聽其自附而信其自去則人重而物輕人
重而物輕則物之附人也堅物之所以去人分裂四
出而不可禁者物重而人輕也古之聖人其取天下
非其驅而來之也其守天下非其劫而晉之也使天
下自附不得已而爲之長吾不後天下之利而天下

文編卷之三十一
論
自至夫是以去就之權在君而不在民是之謂人重而物輕且夫吾之於人已求而得之則不若使之求我而後從之已守而固之則不若使之不忍去我而後與之故夫智者或可與取天下矣而不可與守天下守天下則必有大度者也何者非有大度之人則常恐天下之去我而以術留天下以術留天下而下始去之矣昔者三代之君享國長遠後世莫能及然而亡國之暴未有如秦隋之速二世而亡者也夫秦隋之亡其弊果安在哉自周失其政諸侯用事而秦獨得山西之地不過千里韓魏厭其衝楚脅其肩

燕趙伺其北而齊掉其東秦人披甲持兵七世而不得解寸攘尺取至始皇然後合而爲一秦見其取天下若此其難也而以爲不急持之則後世且復割裂以爲敵國是以銷名城殺豪傑鑄鋒鏑以絕天下之望其所以備慮而固守之者甚密如此然而海內愁苦無聊莫有不忍去之意是以陳勝項籍因民之不服長呼起兵而山澤皆應由此觀之豈非其重失天下而防之大過之弊歟今夫隋文之世其亦見天下之久不定而重失其定也蓋自東晉以來劉聰石勒慕容垂符堅姚興赫連之徒紛紛而起者不可勝數

至於元氏并吞滅取畧已盡矣而南方未服元氏自
分而爲周齊周并齊而授之隋隋文取梁滅陳而後
天下爲一彼亦見天下之久不定也是以旣得天下
之衆而恐其失之享天下之樂而懼其不久立於萬
民之上而常有積防不安之心以爲舉世之人皆有
曩者英雄割據之懷制爲嚴法峻令以杜天下之變
謀臣舊將以誅滅略盡而獨死於楊素之手以及於
大故終於煬帝之際天下大亂塗地而莫之救由此
觀之則夫隋之所以亡者無以異於秦也悲夫古之
聖人修德以來天下天下之所爲去就者莫不在我

故其視失天下甚輕是故其心舒緩而其爲政也寬
寬者生於無憂而慘急者生於無聊耳昔嘗聞之周
之興太王避狄於岐幽之人民扶老携幼而歸之岐
山之下累累而不絕喪失其舊國而卒以大興及觀
秦隋唯不忍失之而至於亡然後知聖人之爲是寬
緩不速之行者乃其所以深取天下者也

唐

小蘇

深究利害是大文字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
爲內憂外重則爲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疆臣天
下之事皆制於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姦

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於四海而莫能禁其亂不起於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於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繇地千里內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

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於天子然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熟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於內願指如意雖李斯爲相備互刑而死於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擁山河之固而不敢校也此二患者皆始於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至於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於文景而爲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裂諸侯以懲大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下而劉氏之子孫無復齟齬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

文編卷之三十一
論
三十一
侯四方微弱不復爲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
常爲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
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
在內則爲內憂在外則爲外患而秦漢之間不求其
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
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於天下非如婦人孺
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於人
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
分始故夫聖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權臣
則不足以鎮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翦其

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夫天下之勢內無重則
無以威外之疆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絕
姦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
也昔唐太宗旣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爲節
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
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
帥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
正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
天下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
至於乘隙伺釁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

文編卷之三十一
論
三十一
模

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
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
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
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爲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
之危下無誅絕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
陷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止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
故脅於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
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爲變而外之不敢爲亂未
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
猥以成敗之遺蹤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元之後疆

兵悍將皆爲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爲猖狂

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
得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
四出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
山朱泚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
宗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疆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澄
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自以
爲威震四方然劉從諫爲之一言而震懼自歛不敢
復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溫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
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

於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

唐論 逐段連貫說下

曾

成康沒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以至於秦盡除前聖數千載之法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歸於漢漢之爲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已意非放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問雖美矣而當世之法度亦不能放於三代漢之亡而強者遂分天下之地晉

與隋雖能合天下於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爲不足議也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莫盛於太宗之爲君也詘已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衛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材能任職以興義任俗以尊本任衆賦役有定制兵農有定業官無虛名職無廢事人習於善行離於末作使之操於上者要而不煩取於下者寡而易供民有農之實而兵之備存有兵之名而農之利在事之分有歸而祿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遺而治之體相承其庶耻日以篤其田野日以闢以其法脩則安且治廢

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行之數歲粟米之賤斗
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人自厚幾致刑
措可謂有治天下之効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
而又有治天下之効然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度之
行擬之先王未備也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
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間戰必勝攻必克天
下莫不以爲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萬里古所
未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爲盛而非先王
之所務也太宗之爲政於天下者得失如此由唐虞
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湯之治由湯之治五百餘年而

有文武之治由文武之治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
爲君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而又有治天下之効
然而又以其未備也不得與先王並而稱極治之時
是則人生於文武之前者率五百餘年而一遇治世
生於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而未遇極治之時也非
獨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士之生於文武之前
者如舜禹之於唐八元八凱之於舜伊尹之於湯太
公之於文武率五百餘年而一遇生於文武之後千
有餘年雖孔子之聖孟軻之賢而不遇雖太宗之爲
君而未可以必得志於其時也是亦士民之生於是

時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迹非獨爲人君者可以考焉士之有志於道而欲仕於上者可以鑒矣

○深見

五代

小蘇

昔者商周之興始於稷契而至湯武凡數百年之間而後得志於天下其成功甚難而享天下之利至緩也然桀紂旣滅收天下朝諸侯自處於天子之尊而下無不服之志誅一匹夫而天下遂定蓋其用力亦甚易而無勞也至於秦漢之際其英雄豪傑之士逐天下之利惟恐不及而開天下之釁惟恐其後之也

奮臂於大澤而天下之士雲合響應轉戰終日而關地千里其取天下若此其無難也然天下已定君臣之分旣明分裂海內以王諸將將以傳之無窮百世而不變而數歲之間功臣大國反者如蝟毛而起是何其取之之易而守之之難也若夫五代干戈之際其事雖不足道然觀其帝王起於匹夫鞭笞海內戰勝攻取而自梁以來不及百年天下五擅遠者不過數十歲其知慮曾不足以及其後世此亦甚可怪也蓋嘗聞之梁之亡其父子兄弟自相屠滅雲用其民而天下叛周之亡適遭聖人之興而不能以自立此

二者君子之所以不疑於其間也而後唐之莊宗明宗與晉漢之高祖皆以英武特異之姿據天下太平之地及其子孫材力智勇亦皆有以過人者然終以敗亂而不可解此其勢必有以自取之也蓋唐漢之亂始於功臣而晉之亂始於戎狄皆以其易取天下之過也莊宗之亂晉高祖以兵趨夷門而後天下定於明宗後唐之亡匈奴破張達之兵而後天下定於晉匈奴之禍周高祖發南征之議而後天下定於漢故唐滅於晉晉亂於匈奴而漢亡於周蓋功臣負其創業之勲而匈奴恃其驅除之勞以要天子聽之則

不可以久安而誅之則足以召天下之亂戮一功臣天下遂並起而軋之矣故唐奪晉高祖之權而亡晉絕匈奴之和親而滅漢誅楊邠史肇而周人不服以及於禍彼其初無功臣無匈奴則不興而功臣匈奴卒起而滅之故古之聖人有可以取天下之資而不用有可以乘天下之勢而不顧撫循其民以待天下之自至此非以爲苟仁而巳矣誠以爲天下之不可以易取也欲求天下而求之於易故凡事之可以就天下者無所不爲也無所不爲而就天下天下既安而不之改則非長久之計也改之而不顧此必有以

忤天下之心者矣昔者晉獻公既沒公子重耳在翟里克殺奚齊卓子而召重耳重耳不敢入秦伯使公子繫往弔且告以晉國之亂將有所立於公子重耳再拜而辭亦不敢當也至於夷吾聞召而起以汾陽之田百萬命里克以負蔡之田九十萬命丕鄭而秦奉以河外列城五及其既入而背內外之賂殺里克丕鄭而發兵以絕秦兵敗身虜不復其國而後文公徐起而收之大臣援之於內而秦楚推之於外既及而霸於諸侯唯其不求入而人入之無賂於內外既及而其勢可以自入此所以反國而無後憂也其後

劉季起於豐沛之間從天下武勇之士入關以誅暴秦降子嬰當此之時功冠諸侯其勢遂可以至於帝王此皆沛公之所自為而諸將不與也然至追項籍於固陵兵敗諸將不至乃捐數千里之地以與韓信彭越而此兩人卒負其功皆叛而不可制故夫取天下不可以僥倖於一時之利則必將有百歲不已之患此謂不及遠也

北狄

小蘇

北狄之民其性譬如禽獸便於射獵而習於馳騁生於斥鹵之地長於霜雪之野飲水食肉風雨饑渴之

所不能困上下山坡筋力百倍輕死而樂戰故常以
勇勝中國至於其所以擁護親戚休養生息畜牛馬
長子孫安居佚樂而欲保其首領者蓋無以異於華
人也而中國之士常憚其勇畏避而不敢犯羶裘之
民亦以此恐喝中國而奪之利此 當今之所謂大
患也昔者漢武之世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天下震
恐其後二十年之間漢兵深入不憚死亡捐命絕幕
之北以決勝負而匈奴孕重墮壞人畜疲弊不敢言
戰何者勇士壯馬非中國之所無有而窮追遠逐雖
匈奴之衆亦終有所不安也故夫敵國之盛非鄰國

之所深憂也要在休兵養士而集其勇氣使之不憚
而已 方今天下之勢中國之民優游緩帶不識兵
革之勞驕奢怠惰勇氣消耗而戎狄之賂又以百萬
爲計轉輸天下耳言厚禮以滿其不足之意使天下
之士耳熟所聞目習所見以爲生民之命寄於其手
故俯首柔服莫敢抗拒凡中國勇健豪壯之氣索然
無復存者矣夫戰勝之民勇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
不復蓋所以戰者氣也所以不戰者氣之畜也戰而
後守者氣之餘也古之不戰者養其氣而不傷今之
士不戰而氣已盡矣此天下之所大憂也昔者六國

之際秦人出兵於山東小戰則殺將大戰則割地兵之所至天下震慄然諸侯猶帥其罷散之兵合從以擊秦砥礪戰士激發其氣長平之敗趙卒死者四十萬人庶煩收合餘燼北摧栗腹西抗秦兵振刷磨淬不自屈服故其民觀其上之所爲日進而不挫皆自奮怒以爭死敵其後秦人圍邯鄲梁王使將軍新垣衍如趙欲遂帝秦而魯仲連慷慨發憤深以爲不可蓋天下之士所爲奮不顧身以抗疆虎狼之秦者爲非其君也而使諸侯從而帝之天下尚誰能出身以事非其君哉故魯仲連非徒惜夫帝秦之虛名而惜夫天下之勢有所不可也今尊奉夷狄無知之人交歡納幣以爲兄弟之國奉之如嬌子不敢一觸其意此適足以壞天下義士之氣而長夷狄豪橫之勢耳愚以爲養兵而自重卓然特立不聽夷狄之妄求以爲民望而全吾中國之氣如此數十年之間天下摧折之志復吐而北狄之勇非吾之所當畏也

西南夷

小蘇

古者九夷八蠻無大君長紛紛籍籍不相統制惟北狄之種常爲大國抗猾中夏然蠻夷之俗種姓分別千人爲部百家爲黨見利則聚輕合易散族類不一

其心終莫相愛故其兵利於疾戰而不利於遲久北狄之人綿地千里控弦百萬侯王君長通爲一家人畜富庶接延山谷之間其心常有所愛重而不忍去故其兵利於持久而不利於疾戰此二者其大小之勢各有所便宜乎中國之所以待之者各有道也今夫北狄之人伏於陰山之下養兵休士久居而不戰此其志豈嘗須臾忘中國也然其心以爲戰而勝人猶不若不戰而屈人之兵戰而不勝民之死者未可知也故常大言虛喝而不迫以謀弊中國蓋其所愛者愈大故其謀之愈深而發之愈緩以求其不失也

若夫西戎南蠻西南夷之民悉其衆庶尚不能當狄人之半而其酋長每每爲亂不能自禁此誠無愛於其心而僥倖於一戰以用其烏合之衆而已故夫蠻夷之人擾邊求利其中非有大志者其類皆可以謀來也愚嘗觀於西南徼外以臨蠻夷之衆求其所以爲變之始而遂至於攻城郭殺人民縱橫放肆而不可救者其積之莫不有漸也夫蠻夷之民寧絕而不與通今邊鄙之士利其貨財而納之於市使邊民凌侮欺謾而奪其利長吏又以爲擾民而不之禁窮患無聊莫可告訴故其勢必至於解仇結盟攻剽蹂踐

殘之於鋒鏑之間而後其志得伸也嗟夫爲吏如此亦見其不知本矣通關市戢吏民待之如中國之民彼尚誰所激怒而爲此哉然事不患乎不知而患乎人之不能用昔班超處西域數十年西破龜茲北伏匈奴及將東歸或以爲必有奇謀乃就問其計然其言止曰奈見淵中魚不祥屯戍之士皆非忠臣孝子不可盡繩以法當是時莫不皆笑以爲不足用然及西域之亂終亦以此故夫謀非必奇而後可用而在乎當否而已古者四夷皆置校尉而益州有蠻夷騎都尉以治其事使其疆者不能內侵而弱者不爲中

國之所倚蓋爲是也

西戎

小蘇

戎狄之俗畏服大種而輕中國戎疆則臣狄狄疆則臣戎然狄皆弱而後中國可得而臣戎狄皆疆而後侵畧之患不至於中國蓋一疆而一弱中國之患也彼其弱者不敢獨戰是以爭附疆國之餘威以趨利於中國而後無所懼疆者并將弱國之兵蕩然南下而無復反顧之憂然後乃敢專力於中國而不去此一者以勢相從而不可間是以中國之士常不解甲而息也昔者冒頓老上之盛惟西戎之無疆國也故

匈奴之人得以盡力而苦吾中國使西戎有武力戰
勝之君則中國之禍將有所分而不專何者彼畏西
戎之乘其後也故北狄疆則中國不得不厚西戎之
君而西戎之君亦將自託於中國然而西戎非有疆
力自負之國則其勢亦將折而入於匈奴惟其國大
而好勇其君之意欲區區自立於一隅而不畏北狄
之衆而後中國可得而用也然天下之人皆以爲北
方有疆悍不屈之匈奴而又重之以西戎之大國則
中國不勝其困此何其不思之甚也夫戎狄之人惟
其愚陋而多怨是故可與共憂也惟其疆狹而好勝

是故可以激而壯也使之自相攻擊而不能相下則
其勢必走於中國中國因而收之而其不服者乃可
圖也然天下之議又將以爲戎狄之俗不喜自相攻
鬪而喜擊中國之衆此其勢固不可得而合也愚亦
以爲不然夫四夷之所以喜攻中國者爲夫吾兵之
不能苦戰而錦繡金玉之所交會也今使吾兵精而
食足據險阻明烽燧吏士練習而不敢懈彼雖有壯
騎無所施設則其利不在於攻中國堅坐而相守不
出十年彼外無所掠虜將不忍而執戎將反而求以
相詬以爲起兵之害彼兵交於匈奴而怨結於中國

則何以自固故中國舉而收之必將得其權心然天
下之心常畏其疆而莫或收之而使爲北狄之用此
何其不識戎狄之情也

文編卷之二十八終

